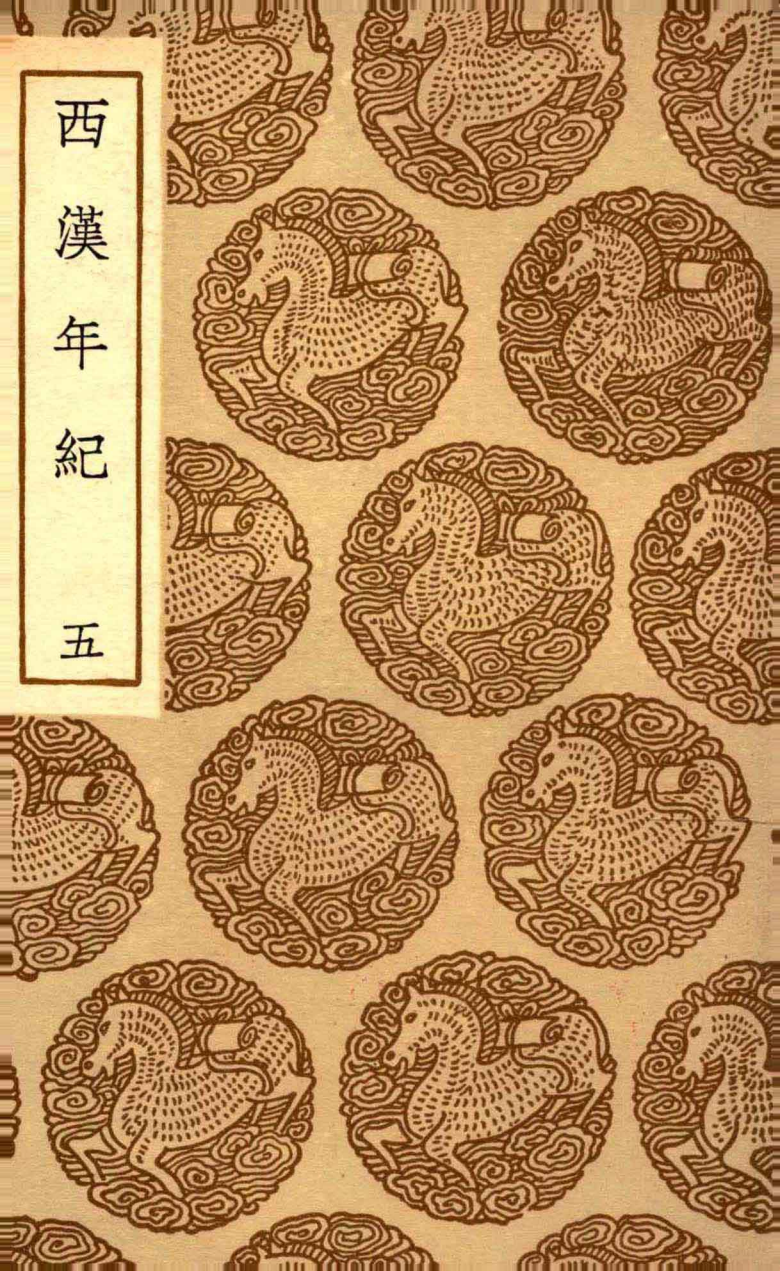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
五









西漢年紀

(五)

王益之撰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年紀卷十七

武帝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本紀。考異曰。本紀又有雲陵字。顏註曰。此當云雲陽。寫者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此言是也。又謂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此言恐未然。荀紀云。徙豪桀于茂陵。陵在雲陽。審如荀氏說。則是徙豪桀于茂陵之雲陽耳。非兩處也。故通鑑削去雲陽二字。今從之。己巳晦。日有食之。五行。大司農桑宏羊。貶爲掾粟都尉。表。百官

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爲麟趾。躡蹶。本紀。初。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令司馬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

發憤且卒。而子遷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談執遷手而

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

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

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

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

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

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遷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灑。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旣喪豐鎬。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旣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鑪。維偃千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旣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

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服遠人。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旣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鄰。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旣強。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歸德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翮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尙矣。尙父側微。卒歸西北。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衣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

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鼃鰾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淫辟。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人。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

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黜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忱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父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俱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

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楞里甘茂之策。作楞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_音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潁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凜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出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它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京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笮之臣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

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敵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史記太史公自序。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于天漢二年。遷坐李陵事後。按遷序傳云。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更黃金爲麟止。蓋太始之二年也。今附於爲麟止之後。

九月。御史大夫杜周卒。本紀周爲吏深刻。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荀紀是歲。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廣袤三百里。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

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溝洫志。荀紀。

三年。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閒趙婕妤。初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外戚傳直指使者趙人江充。爲水

衡都尉。百官表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

衡都尉。百官表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

衡都尉。百官表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

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類妙反，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

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嘗訟太子臯，言充

逋逃，小臣苟爲姦譌。古訛字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

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丹。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

丹爲太子，上不許。數語見趙王傳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

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修，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

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人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

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遷爲水衡都

尉。江充傳

四年夏四月，幸不其。音基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

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紀本

征和元年光祿大夫公孫遣守少府百官表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

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

質匈奴西域傳

二年春正月有司案驗公孫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賀傳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三月丁

巳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

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

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考異曰漢書百

官表云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五月丁巳屈氂為左丞相荀紀載正月賀死三月丁巳屈氂相二書不同按漢書本紀載賀死於正月五行志載屈氂相於三月史記將相名臣表亦云三月丁巳又屈氂傳載拜

相詔曰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皆與荀紀合疑百官表誤今從荀紀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

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屈氂傳初公孫敖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至是

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放傳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敖有罪要斬荀紀通鑑據此皆載於太始元年按衛霍傳云敖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

居民閒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既衛氏黨所坐巫蠱必與曹衛仇事相連同初上晚得戾誅是時去余吾之野已五六年矣當以傳為正故呂氏大事記據傳載於征和二年今從之

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會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

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考異曰呂氏解題曰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載

其始末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屬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嫉忌詆訾更相告許以為祝詛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此理之必然蓋可信也如載

太子曰吾人子安敢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亡歸甘泉既太子反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逆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以漢書考之戾太子傳載石德書捕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而已未嘗有自歸謝罪之說也江充得揚言太子宮得木人帛書當奏聞耳非敢如獄吏治庶僚

禁止其朝謁也藉使充果持太子急太子向不得往甘泉亦何由能發兵乎劉屈氂傳載太子發兵入丞相府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怒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必先蘇文至

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諒太子之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漢武亞谷侯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東城侯居股與太子舉兵謀反開陵侯建祿舍太子所私幸女子皆要斬侯吏士劫略者皆徙焯

焯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風釐傳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侯水經注云東出北頭第一門名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

郭門曰東都門即蓬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曰清明門亦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

門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杜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

未央宮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亦曰光畢門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門又曰龍樓門第三門名西城門亦曰雍門又曰函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其外郭有棘門第二門名洛門亦曰朝門第三

門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

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竹仲於瞽叟孝已破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

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按戾太子傳。此下有今皇太子為漢適嗣一段。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尉意。少察所親。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下感悟。然尚未

顯言赦之也。考異曰。荀紀以為令孤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二者不同。漢書不載姓。今從之。故事又云。茂

急。太子自殺。溫公云。是時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忘。故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

脫。即入室距戶自經。戾太子傳。本紀。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公孫賀傳。

班周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

見。其長竟天。遂命將出征。而戾太子生。考異曰。班氏本文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

長星見。元朔元年。戾太子生。蓋相去七年矣。又元朔二年。始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按建元六年

朔方乃在太子既生之後。一歲贊殊為乖誤。今微為刪潤云。自是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

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

嬖臣哉。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

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

衛太子敗。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使使上書。求人宿衛。帝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小讓之。端見矣。於是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帝由是惡旦。燕王傳褚生補史記

三年春正月時右輔都尉王訢守右扶風。上數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居用張竹亮。辦上嘉之。駐車拜

訢為真。王訢傳百官表三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

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敵戰。多斬首。通至天山。敵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貳師與敵戰。乘勝

追之。范夫人城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下文廣利降匈奴。按事首尾不具今從本紀匈奴傳補入。

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

匈奴。史記匈奴傳初李夫人蚤卒。上憐憫焉。以后禮葬。後以兄廣利為貳師將軍。及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李夫

人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匈奴傳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

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鄭人田廣明為淮陽太守。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

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使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

害為當塗侯。德音遂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上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

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田廣明高寢

郎長陵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田

秋戾太子傳

班固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盡情。彰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四年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郊祀志。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百官表。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曰。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千秋傳。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

內虛耗。及貳師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繪。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斥太史都尉明。燒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侯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騾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厮留甚衆。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燒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敵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西傳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反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

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

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賭犀布瑋。音瑋。瑋音瑋。瑋音瑋。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

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所交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

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讀曰示之。及

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

船。租及六畜。民力屈。其勿反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

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耨。工犬反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

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耨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三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音隴其土。以附

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籽。黍稷薿薿。音薿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深反盛暑。隴盡而

根深能耐。曰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

耦犁二牛三人。二歲之收常過縵莫幹反。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

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

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以故田多墾

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宮墻而緣反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

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

盡如鉤本紀荀紀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是也是歲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

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百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上以淮陽太守田廣明連禽大

姦徵入為大鴻臚百官表廣明傳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

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娶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

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

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

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匈奴傳

後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祝詛自殺本紀百官表考異曰功臣表云邱成坐為詹事侍祠

孝文廟醉詈堂下日出屈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百官

表云坐祝祖成不爲魯事功臣表誣也今不取按百官表商邱成以征和二年九月疑有脫誤是歲京兆尹建坐
爲御史大夫此本與此處書邱成自殺而征和二年不書爲御史大夫日月疑有脫誤
祝詛要斬百官表漢興功臣子孫訖于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漢書功臣表序

二年春二月丁卯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以太僕并左將軍

百官表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荀紀上官桀始爲羽林期門郎

從帝止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外戚傳

丁卯帝崩上尊號曰孝武皇帝荀紀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傳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考異曰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舉俊茂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此皆其可述者也
至于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禪百神徒爲紛紛耳今刪去此四語

西漢年紀卷十八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爲太子。年八歲。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即位年十六。漢書紀云：立爲太子年八歲。立太子

子之後三日即帝位。是即位時甫八歲耳。又上官桀爲燕王書告霍光罪。上覺其詐。史書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蓋自即位至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差誤。今從漢書。戊辰太子卽皇

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通鑑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

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孟康曰：內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宜有以教篤。使光

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田千秋傳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

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傳秋七月。有司奏濟北王寬諄。布內人倫又

祠祭說詛。上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考異曰：表以謀反書。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

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

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義言待

詔五祚讀與祚同宮中讜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力禁歸以報王王曰上棄

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

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威武洋音羊盜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

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及褒賜益封且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謀詐言修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爲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

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讀曰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或者寡人

之不及與讀曰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與矯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

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且曰前高后時僞子宏立爲

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

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會併步

反旦劉臣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上

以爲且至親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至

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言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

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二弟故治武帝在時尙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自

謹無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頭謝過補諸先生紀有詔無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候

燕王旦傳九月丙子車騎將軍稭丁故反侯金日磾本紀賜葬具冢地送以輕重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紀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本紀

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幼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

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

遺弋季反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傳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本紀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延年

傳是歲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衛尉并右將軍百官表五年云封皇后父驃騎

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易車騎爲驃騎

外戚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後皆未喻按百官表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是時蓋未封侯

也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昌確

車騎然則紀所謂驃騎者亦未免差誤今從百官表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

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儒林傳罷儻耳真蕃反郡本紀考異曰

馬九真郡按真番朝鮮地番馬九真儻耳皆南郡地賈捐之傳云儻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惡自以阻

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間凡六叛至

其五年罷儻耳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罷特儻耳初武帝立儻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

以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是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叛遂罷儻耳郡并屬珠厓賈捐之傳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暴師連年五行志秋復遣軍正王平等竝進大破之

平還拜為廷尉百官表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本紀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

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勅渭城令遊

傲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

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胡建傳考異曰按表是年有京兆尹樊福

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自殺當在正月今書於議鹽鐵之前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

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

桑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而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便恣留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

夫曰家人有寶器。尙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邠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賑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毆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邠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人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

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菲。功

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此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字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

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搆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閒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己也。御史曰。古者十五人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以下爲孺。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老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竝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彊使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

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闡於民理，而喻於利末，沮事墮，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丞相史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至衰也？賢良曰：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人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耒，止作鋤耨，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失天下之貴，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姓尚有殘賊之政，而強者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寡殺。

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反。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琢雕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輻輳。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縵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嬖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絜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于鬼。怠于禮而篤于祭。古者土鼓黃抱。擊木附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榿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醢醢之藏。棚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

人之墳。半仞之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事。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告。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時廢。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于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足。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于無用。財盡于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公卿節儉。率以敦樸。罷園池。捐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于內。蠻夷暴于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

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縱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于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舉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墮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于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鉞臺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勁。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彊。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生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

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于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闢而不著。百姓蹶而不符。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萌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無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字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掛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于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和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饑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于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滿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民而難復。賢良文。

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于是遂能議。本紀 鹽鐵論 通典

桓寬曰。余觀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并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于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務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悅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務。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辨。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算也。

時濟陰魏相。亦以文學對策。謂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心。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霍光納其言。因擢義子延壽爲

諫大夫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燕王桑宏羊謀反坐誅之後且云久之魏相對策也按昭帝時惟始元五年下詔舉賢良文學六年有司舉賢良文學論難鹽鐵事自此以後無再舉賢良文學之文然通鑑所以載于元鳳元年燕王死之後者正以魏相策云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諫而死遂附于此不知相所謂燕王爲無道者乃昭帝初立時燕王與齊孝王子劉澤等謀反義以諫死至六年舉賢良文學而相對策遂及之耳故相傳曰相以賢良對策高第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韓延壽初蘇武在北海上漢求武及馬宏等後匈奴歸此二人考異曰匈奴傳云壺衍鞮單于立三歲衛律更謀歸漢使在始元四年按紀移中監蘇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以爲典屬國武傳云武來歸明年上官桀等謀反桀以元鳳元年誅則武歸在始元六年而匈奴傳所載誤矣又武傳云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教以天子射雁得帛書言武在某澤史使者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以此考之初不出于衛律今從武傳凡從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拜爲典屬國霍光上官桀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胡服椎結讀曰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祛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與立政曰少卿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人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遂死

匈奴本紀蘇武常惠李陵匈奴傳通鑑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五上官桀安記光過失與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

人求封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其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

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桀等

又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

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越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踪跡觀得失見秦

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

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愆日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又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時上年十四覺其非本紀霍光傳考異曰本紀云桀等詐使人為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至燕王傳乃云且自上疏又云帝覺其有詐遂親信光與霍光傳所載殊乖異顏氏疑燕王傳之誤今從本紀及霍光傳

元鳳元年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四遣歸本紀考異曰荀紀載于

遷趙充國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充國傳八月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霍光伏兵格殺

之因廢帝迎立燕王光傳考異曰外戚傳載桀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此必無之事殆

王為天子亦無誅燕王立桀之語今從本紀削去此兩語推原其始不過爭權遂致于此當是時也首發

此謀者燕倉倉為大將軍幕府軍吏繼以告橋敞敞即燕王所告長史敞亡功至搜粟都尉者也聞其事

子朝者乃杜延年延年又光親信腹心之人也事之終始發於此三人固無可疑者至宣帝時魏相欲

推霍氏或告霍禹等欲令太后置酒引丞相斬之因廢帝而立禹謂霍氏怨望欲殺相則有之至于廢天

子而立焉。是亦誅燕立桀之類也。出平爾者反平爾。其斯之謂歟。褚先生補史記侯表書上言燕王置驛。桀曰：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此得之矣。千百載之下，不欲擅變舊史，因書於此焉。燕王置驛，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

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矯，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讀曰：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

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

臣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反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

竈，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

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水台音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日。漢嘗有

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假稱田使者，燕倉

知其謀。燕王倉故爲大將軍幕府軍吏，補史記侯表，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及移病臥，以告諫大

夫杜延年，延年以聞。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燕王丞相徵事任宮，格捕桀，殺之便門。丞相少史

王壽，考異曰：漢書侯表作王山壽，史記侯表作王壽。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補史記侯表，時典屬國蘇武子男元與安有謀，

坐死。武素與桀、宏、羊有舊，又數爲燕王所訟，廷尉窮治黨與，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蘇武冬十

月，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本紀，楊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楊敞傳，按原本不書封延年，旦聞桀、安

等爲列侯，句當是脫落，今補入。

等事覺。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因欲自殺。左右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劍推鋒。從高高帝墾苗。古災字除害。耘鋤海內。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意。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綬自絞。天子加恩。賜旦諡曰刺王。燕王傳大將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名。循吏傳大將軍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于霍光。皆召見。光自經。上官桀等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兵刃。兩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望之傳宗正劉德。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所具反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勸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

二年夏六月，敕天下。本紀

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

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按原本無

此句與下文不應。符節令魯國。睚息隨反。宏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當是脫落，今補入。

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居羊反。柳復起，非人力所爲。宏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宏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睚

宏妄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睚宏傳。二月癸丑，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光以其弄法輕重，皆坐以

縱反者。考異曰：此通鑑本文也。按傳無卒下之獄四字。兼前已云：光以千秋擅召二千石。冬，遼東烏桓反。

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霍光欲發兵邀于堯擊之，以問趙充國。考異曰：按傳武都氏人反。趙充國以

都氏反。在元年。當是元年已爲中郎。將此言護軍都尉恐誤。今除去之。充國以爲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

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敢出兵。本紀太史令張壽王上

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

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

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子余長安徐禹。

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伯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勅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律歷志是歲。青州刺史劉德爲宗正。光祿大夫河內蔡義爲少府。百官表初。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閑。讀曰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讀曰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帝。至

是爲少府。義傳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本紀通典載帝冠辭曰。陛下擯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孟春之吉辰。普尊天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丕露。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神儒。

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是時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外戚許后傳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霍光亡

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冠而猶不歸政。五行志是月丞相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本紀考異曰。百官表。史記將

相表皆作正月甲戌千秋薨。按長歷是年二月乙卯朔。逆而推之。正月無甲戌。當是字誤。今除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因號曰車丞相。千

傳。魏相爲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田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辜。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爲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

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

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

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魏相傳二月

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百官表。考異曰。胡致堂管見。謂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是霍光

其言善矣。殊不知田千秋之後。卽拜王訢爲相。通鑑失。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六月。赦天下

於登載。遂使致堂誤發此議耳。今據百官表中增入。紀。初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烏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音邱慈。按西域傳。此下有廣利責龜

昭帝以爲校尉將軍。田輪。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

事。此本不載。當是脫落。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西域傳介子從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光曰：樓

蘭龜茲數反覆。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傳介子傳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西域傳考異曰：傳介子傳云：當更

不同。按其後漢卒立尉屠耆。當是西域傳所言為正。今從之。秋七月乙巳。詔曰：樓蘭王安歸。考異曰：西域傳作營歸。按本紀常為匈奴

閒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

侯。又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考異曰：本紀作夏四月。按功臣表二人並以七月乙巳封。今補入。士刺王者皆補侍

郎。傳介子傳九月客星在紫宮斗樞極閒。天文志

五年夏四月。燭星見奎婁閒。天文志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考異曰：天

紀少年詣北軍。與是歲詹事魯國章賢為大鴻臚。百官表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周魯大儒。徵為博

士給事中。進授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章賢傳

六年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百官表侯表：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一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乙丑。按長歷是歲十一月己亥朔。無

己丑今從通鑑初做嘗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傳封右將軍張安世富平侯本紀烏桓復犯塞

考異曰通鑑載於拜楊敞相前按楊敞蔡義之拜張安世之封蓋同一日本紀敘安世封於烏桓之前則二人之除亦在前無疑今從本紀烏桓犯塞事於張安世封侯之後按原本此上不書安世之封與考

異不合是歲便樂成為少府河東太守田延年為大司農百官表

元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鬢音舜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天文志二月乙

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天文志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為前

將軍徙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百官表按原本徙右將軍張安世句屬後文大夏四月癸

未帝崩於未央宮本紀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因上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

為窮禱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外戚傳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立十年而帝崩遂絕繼嗣五行志大將

軍光白皇后請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宣帝紀昌邑王賀哀王子也霍光昌邑王傳在國素狂縱武

帝之喪賀遊獵不止中尉瑯琊王吉上書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

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仁恩至庠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

逸遊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及徵書至王吉又奏書以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

徵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大王察之通鑑王昌邑王

既立行淫亂。大將軍光憂慙。以問大司農田延年。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議既已定。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義。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丞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叩。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立爲皇太子。受皇帝璽。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年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庭鬪虎。與從官官奴夜飲。湛。讀曰沈。又曰耽。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讀曰陷王大惡考異曰王吉
有皆下獄三字下又霍光傳云光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是昌邑羣臣下獄已見於安世收縛之時時昌邑蓋未廢也至王吉傳所載乃是昌邑
已廢漢朝加羣臣之罪悉誅殺之非止收下吏也吉傳爲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火故市中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霍光傳王吉傳

西漢年紀卷十九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官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封者。屬大鴻臚。時丙吉為廷尉監。詔治巫蠱郡

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徵卿。令保養曾孫。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

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哀曾孫。奉養甚謹。既壯。為取暴室畜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

家史氏。本紀李奇曰。復作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輕弱。不任守令。復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考異曰。本紀作趙徵卿。今從丙吉傳作郭字。按原本無。因遭大赦以下。事義未了。

且無以為後文。封許廣漢等事。張本當是脫落。今補入。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原本無。原平元年

從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八月己巳。丞相敞薨。本紀按八月以下。文義不相屬。今

史大夫蔡義為丞相。百官表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力主常兩吏扶夾。

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

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蔡義傳。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

十四九月。卻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

夫夏候勝為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國為光祿大夫。守尚書。時太僕丞張敞為豫州刺史。

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尙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四年載

按 后母顯使子衍陰殺許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後文義未安。今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考異曰通鑑據外戚傳遂於此上書尊太后為太

皇太后。按本紀不書後。云皇太后歸長樂宮。使帝即位之初。已尊為太皇太后。不應尙以皇太后為稱也。又元帝紀。元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釋者以為上官后。是昭后。至元帝初。方尊太皇太后。在宣帝

時。固未嘗有此典也。外戚傳。誤以元帝為先帝。劉氏已辯之矣。通鑑既於宣帝即位初。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於元帝即位初。又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殊為乖誤。今於宣紀。削此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本紀詔有司論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

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迺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霍光傳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萬六百戶。

安世傳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今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

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北望苑北。親史王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益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考異曰。戾太子傳。悼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作所請之辭。禮

曰親宜比諸侯王。以此攷之。稱皇考與上下文殊不協。通鑑削去皇考兩字。深有意義。今從之。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

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園許密反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

悼園皆改葬焉戾太子傳待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之欲反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

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關內罪人法至死延

年亡命嚴延年傳考異曰按本紀云本史二年春田延年坐盜增儻直自殺干屬車事不知其時傳謂在劾霍光後今載於田延年死前一年之末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夏五月詔

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按原本無詔議孝武廟樂以下至此考宣紀五月議廟樂六月尊爲世宗乃始告祠當是原本

增入脫誤今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

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

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讀曰已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郊祀志辛亥夕辰星與

翼出早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天文志是歲博士東海后倉爲少府百官表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本紀按原本不書許后之崩與下文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

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音音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黎汙都尉干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得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作四萬級。今從匈奴及常惠傳，又常惠傳七十餘萬頭，作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匈奴傳，按宣紀及匈奴傳二萬，本始二年匈奴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求救，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成擊匈奴。三年春，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六月己丑，丞相陽平節侯蔡義薨。本紀義傳考異曰：荀甲辰，長信少府章賢為丞相。百官表封扶陽侯。時賢年七十餘，以先帝

師甚見尊重。章賢傳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正月，日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漢儀注

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張戀反本紀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

本紀后，光女也。荀紀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于僞反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

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

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妹，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

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焉。外戚傳秋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天文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志有星孛於西方，去太白二丈所。本紀夏六月，戊戌，甲夜，客

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志丙寅，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芒

炎東南指其色白。天文志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定國爲廷尉。百官表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原本脫雖卑賤以下二

十二字今從定國傳補入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傳考異曰刑法志謂上惑路溫舒之言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於是選

如此則志誤明矣今從百官表

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

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

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諡曰宣武侯。光傳史紀補表考異曰荀紀書於光薨

之後按光傳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以此攷之禹之拜將軍在光未死之前明矣今從本傳御史大夫魏

相上疏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讀曰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竹刃反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

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息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

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上亦欲用之

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百官表地節三年

四月戊申張安世爲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爲尙將

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辰又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

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今從通鑑按原本無上亦欲用之以下文義未足今增入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

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遂以安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

領尚書又懼其蔽復令羣臣奏封事此當時之事情也通鑑刪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為大將軍以塞爭權按紀羣臣奏封事乃為防霍山領尚書不應先此已有封事

之名當改作上疏兩字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因平恩侯奏封事廣漢封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應先以為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後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盧到來盧代

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贍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

為虛名云循吏傳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本紀通鑑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立皇太

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

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宜有以

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

漢白去副封以防雍壅讀曰蔽帝善之相傳外戚傳按二年使樂平侯山領尚書節考異云則此處當

以下至此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讀曰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

知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居宜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

季孫專權卒逐昭公鄉譏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矣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甚者公室危唯明

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

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望之傳考異曰溫鑑載于章賢致仕魏相拜相

前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傳五月甲申丞

相扶陽侯章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劬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百官表六月壬辰御史

大夫魏相為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二年戊戌

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以虛尊加之而實

奪其衆霍光張安世傳考異曰據本紀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此專為霍禹兵權故併安世

是也霍光傳云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此蓋通前事言之非曾罷屯兵

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鑑既據本紀書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光傳云罷其屯兵則為

重出今刪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深愍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

石溫舒傳本紀考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以下文意未足且與元年于定國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帝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為廷尉下考異不相應今補入

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

尉司馬熹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吉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西域傳鄭

吉傳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校匈奴傳知在三年今從之按原本無西吉衛司馬以下與元康二年議擊匈奴下考異不應而神爵二年所書護鄯善以西南道亦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

建世為鄯侯荀紀褚先生補史記考異曰褚先生表以為地節三年漢書本紀侯二月本紀制詔御史賜表竝以為四年今從紀表本紀以為二月荀紀以為正月今從荀紀

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王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

六千戶追賜諡外祖王迺始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外戚傳三月甲辰宗

正關內侯劉德以親親行謹厚為宗室率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室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

餘人考異曰草本作行謹重為宗室率侯監本作行謹厚按德傳云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則知草本為誤合從監本及本傳

平反音幡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恩澤表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

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按原本止載霍后之廢而不載八月己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

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

其退避宮上。纒綬有司。廢處昭臺宮。本紀外張安世自霍氏誅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迺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吏。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

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皆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

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安

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百官表載延壽為太僕。在元康元年。觀歲餘之言。則出為北地太守。在地節四年。明矣。兼本傳載。上赦安

世女孫敬安。世寢恐云云。載初帝聞京房為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時求其門人。得瑯邪梁邱賀。賀入

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讀曰乘輿。車馬驚。於

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閒。顏曰。郎著皂衣。以刺故章元服。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

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梁邱賀傳襄隄侯劉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

四兩免。王子侯表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百官表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

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情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

足下而進矣。邑感敝之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循吏傳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百官表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

非家。二母。歲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

果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虛到來。虛代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

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讀曰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

子說。讀曰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

以官壽卒。龔遂傳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百官表考異曰。通鑑載于趙

廣漢既誅之後。按本紀是年三

月。以鳳皇集。教天下。當是

此時建議也。今附于此。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戾太夏五月立

皇考廟。本紀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園。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

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戾太復方目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

無嗣者復其次。本紀考異曰通鑑以表爲證書于四年按本紀元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專屬強壯。與同錄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

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

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

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營畜教令。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

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讀曰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

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

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

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

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

代趙京兆死使待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傳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又元康元年書守京兆

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播弄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又自平

原太守人為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今從通鑑載于元康元年又廣漢傳云地節

二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溫公以為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此說恐非使丞相婢死在地節三年則事已在赦前廣漢不應追發要是傳所載年月為誤今削去之上閱大司馬將軍

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為左曹太僕安世傳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

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

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

為王為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與敵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衛司馬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奉世傳莎車傳考異曰通鑑據西域傳作都護鄭吉傳吉破車師遷衛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又本紀日逐王降在神爵二

年此云都護蓋誤今易為衛司馬三字按原本無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以下文義未足今補入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本紀王氏之先有功于高祖賜爵關

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鬪鷄上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及上即位

乃納之後宮爲健仔。時華健仔、張健仔、衛健仔皆愛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于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健仔。以母養太子。外戚傳三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爲邛成侯。外戚傳表夏五月詔曰。獄

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傅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

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

考異曰。通鑑無夏字。蓋脫今從本紀。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丞相魏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實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明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

繼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議，乃可。上從相言。魏相傳時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餘千里餘，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

不能相就。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文吉乃得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上遣長

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武威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黎，于是召故車師

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西域傳考異曰：通鑑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考其時在地節三年，今以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重出。渤海、膠東盜賊竝起，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

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官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

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音尾不_尾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闕，讀曰郡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

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上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

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

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歛音禽然。國中遂平。張敞傳